

## 1948年前后的清华生物馆

○狄原溟（1950届生物）



生物馆

满身披挂着爬山虎的生物馆，南面有藤萝架、小花园，蜜蜂蝴蝶穿插飞舞，生发出一种郁郁葱葱的生机。爬山虎其实是一条条变色龙，夏天碧绿为馆里的人遮挡暑热，秋天则红得耀眼，借来了香山的秋意。好一座生物馆。前有气象台为它站岗，后有荷花池和荒岛，啄木鸟像敲木鱼似地为朗朗书声伴奏。

最下一层是心理系，心理活动属于人和其他动物的特征，研究它的人应与生物学家紧挨着，只是形而上的研究却屈尊于建筑物的下层了。楼上果蝇与金鱼一代代地繁殖着，那是生物系主任陈桢的宠物。陈先生是一位和蔼长者，那时全国高中几乎都采用他编写的生物学教科书。他聘请国内第一流的学者赵以炳、李继侗、崔芝兰等担任教授，沈同教生物化学，吴征镒教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解剖学。实验室的四面悬挂着中外生物学家的画像。北

大、清华、燕京、静生生物研究所、北平农事实验场的学者们每月都联合举办学术讲座，事先布告周知，学生也可以自由参加。英文不能全听懂，学术气氛却熏陶了一个够，如汤佩松院士讲光合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，张景钺教授讲植物微细结构的新发现等。陈先生指导一年级的学生课余阅读“Microbe Hunters”，用历史源流去启发青年的志趣。学生们常三三两两到新南院他的住宅，边吃茶点边向他请教问题。我1949年初离校参加地方工作，便将书籍、行李寄放在他家里。1949年农历除夕，那时清华园已解放了，生物系师生们围在一起包饺子，吃罢，陈先生向同学们交心：“今后吃小米、高粱米都不怕；只盼不要像苏联那样独尊李森科，把魏斯曼——摩尔根踩在脚下，不让研究。昨天听美国之音说，苏联为这斗争得可厉害哩。”我离开清华后，这几句颇能代表知识分子心声的话常常在耳边回响。听说果蝇和金鱼被撤销了，陈先生的抑郁自不待说，有些事情不幸被他言中。他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只能写写我国生物学史了。

那时的生物学系分为植物、动物、医预三个专业，招生人数逐年增加（1946年入学的统共只有十人，1948年近三十人）。我是学植物的，李继侗先生教普通生物学大课和植物生理学、植物生态学等

## □ 荷花池

课，吴征镒先生常带我们到玉泉山、香山去采集标本，中午野餐好像是由系里准备好带去的。李先生身兼训导长，当局曾命令学校当局镇压学生，他却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，那个时代的尖锐矛盾可苦了他。1948年有一次他酒后在大礼堂当众发泄了一通，大意好像是“我们要保护你们，你们也不要过分”。那几年，读书第一还是救国当先，也是每个中国大学生内心反复斗争的问题。李先生后来出长内蒙古大学，带去清华生物系的方天祺、马德如等几位门生，为内蒙古大学的生物学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吴征镒先生是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作者

吴其睿的后人，家学源远流长，同一门专业代代如此相继，国内是不多见的；他又是地下党员，嫉恶如仇。他对学生既启迪政治方向，又传授业务本领。外号“老夫子”的汤彦承是他的得力门生。吴先生解放后到植物王国云南去施展平生所学，不知他的子女有没有接着搞植物分类的？

好长一段时间里，生物系离别了清华。校庆日，系友们只能栖栖惶惶地在校医院的墙外徘徊。想不到生物工程的起飞促使母校重建了生物医学工程系，延请新人直指分子生物学、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一流水平，使人回想起当年清华在遗传学、动物生理学等方面的辉煌成绩。

## 清华英烈 精神长驻

### ——“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”纪念碑建碑三十周年记

○徐心坦口述 王向田整理

1989年6月，学校党委为了加强对师生员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，也为纪念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进行英勇斗争牺牲的烈士们，决定建立清华英烈纪念碑。

这件事决定之后，已退居二线担任校史编委会主任的李传信同志，觉得这件事对清华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他自告奋勇负责纪念碑建设工作，很快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，成员有：时任党办主任兼校史研究室主任徐心坦，建筑设计叶茂煦，修缮处副处长郑宗和。

经过反复酝酿，传信同志提出了建碑的五项指导原则：一、碑的名字，清华英

烈首先是祖国的儿女，碑名应是“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”。二、碑的选址，要设在幽静的地方，同时要贴近学生，便于学生瞻仰、接受教育。三、碑的材料，要选用经历过长久风雨锤炼的天然岩石，寓意英烈们的刚毅坚强。四、碑文，镌刻每位英烈的简单经历，便于瞻仰者学习和了解。五、针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对青年学生思想冲击的严峻形势，务必抓紧时间，力争在当年9月底前，即国庆40周年前把碑建好。

工作小组马上着手落实，分头工作。在校内探看选址，征求师生、尤其是建筑